

蒋子龙

拜年

BAINIAN BAINIAN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

2 036 7582 5

拜年

蒋子龙



责任编辑：丘 峰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 图：施大畏

拜 年

蒋子龙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 插页 9 字数 265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31 定价：1.50元



作者近照

自序

在一片“拜年”声中编好了这本书，遂叫做《拜年》。

然而，我却厌恶拜年。记得在很小的时候，对过年有一喜一忧：喜的是可以尽情放鞭炮；忧的是在大年三十的子夜吃饺子前，要给所有比我大的人磕头拜年。此后三五天，还要一股劲地磕下去。磕得膝盖疼肿还不算，更令人发窘的是必须口中念念有词，论资排辈，准确地叫出各种称呼，往往臊得我满面通红。而且由于自己跪着，很容易把别人看得过分高大，甚而丧失自信。

现在，拜年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很少磕头，一般都用嘴对付。可以用来表达关怀、慰劳、团结、尊老爱幼，也可以靠它讨近乎、拉感情、维系各种各样的关系。真是手段简单，奥妙无穷。通过这种很普通的、极常见的生活现象，不也能解剖当代复杂的社会关系吗？不也能看到各式各样当代人的灵魂吗？

能不能说，文学的最高目的就是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生活呢？倘如此，作家就首先应该不疲倦地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探索，随着这种探索的逐步深入，其文学形式也必然要随着发生改

变。打泥土层和打岩石层的钻头是不一样的，从一百米打到五百米，总要换钻头的。

收集在《拜年》里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大都是一九八二年的产品。这是我进行试验的一年。试验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，探索是否碰上了“鬼打墙”，使我仍在原地兜圈子，也先不提。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在创作中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却又不成熟，缺乏经验的作家，应该每一年都要进行新的试验和新的探索。创作无“老本”可吃，更何况本身不老。

但一年下来，关心我创作的朋友们众说纷纭。有人说《宝塔底下的人》、《拜年》、《招风耳，招风耳！》太“冷”了，并为我担心，以为我在进行一种“危险的创作试验”。其实，人有时是会“热得发冷”的。有人说《今天是星期二》、《值班》、《种瓜得瓜》太“损”了，对社会的批判不等于“缺德”。那么讽刺和幽默呢？其实，敢于嘲笑自己的人，是自信的表现，没有幽默感，缺少的往往是智慧。有人说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太“热”了，也有人说《九大行星的悲剧》太“玄”了……

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。别人的议论要听，自己的心中也要有主见。纵使试验全部失败，也比不试验强，至少知道了哪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心中有了失败的教训，总比茫茫一片空白要充实。更何况试验未见得是“全部失败”。“冷”也好，“损”也好，在作家心中的土壤里，责任和痛苦却能播种和耕耘文学的种子。

我对自己去年的试验结果也有许多遗憾的地方，构思时是一个样子，写出来又一个样子。比如《拜年》里的故事，原想在家属大杂院里展开，通过两个命运不同的女人反映两个不同命运的男人，武戏文唱，在厂外写厂内；通过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，我想

告诉读者的决不仅仅是个“改革”的故事。现在确实使某些读者产生了这样的误解。小说的高超灵敏度应该指示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，通过人和社会的联系，让读者看到人的价值，看到生活的失败者性格中的悲剧因素。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当代青年人摆脱旧轨道，创造新生活的勇气，以及他们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个性的复杂多变。但想得好，做得差，心有余，力不足。

总之，我力图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心理奥秘，从而刻划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。因而只能再继续试验下去，摸索下去。停顿便无出路。

于是以这个“试验小结”权做序。

1983年3月天津芥园里

内 容 提 要

蒋子龙是当代中年作家。在近几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评选中，他的作品多次获奖。

本书所收的都是作者的近作，有中篇小说三篇，短篇小说十一篇，其中《拜年》在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，名列第一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在内容上和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。作品题材广泛。在描写工人生活和工厂改革的题材如《拜年》、《招风耳，招风耳！》、《悲剧比没有剧要好》等作品中，形象地再现改革浪潮中工厂的风貌，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，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；有的作品还写了青年人恋爱、婚姻问题，象《一件离婚案》、《第一次蹿马路》等，着重探讨了一些社会伦理道德问题，探视人的心灵世界的美与丑。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反映了服务行业的改革精神，展示出现代人的崭新的精神世界，情节生动，真切感人。

作品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语言洗炼，辛辣幽默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拜年.....	1
招风耳,招风耳!	26
一件离婚案	51
宝塔底下的人	72
找“帽子”	93
值班	95
种瓜得瓜.....	101
耍.....	105
今天是星期二.....	111
摘星星.....	115
第一次蹿马路.....	120
锅碗瓢盆交响曲.....	126
九大行星的悲剧.....	237
悲剧比没有剧要好.....	311

拜 年

“阳历年”——那算什么年？不管你给它起多好听的名儿叫什么“元旦”，可中国人从来不把它当“年”看待。录音机、电视机可以进口，没听说“年”还能进口！中国人真正的年，是春节！农历正月初一，这才叫新年新岁，万象更新哪！

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初三合子往家转……转眼到了大年初五。俗称“破五儿”，又是吃饺子的日子。好吃的东西反正就是那几样，每样吃了一圈儿，轮回去再从头吃起。人嘛，平时抠抠唆唆，一过年就放开了手脚，好象有今天没明天了，不把腰里那点钱折腾光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吃喝玩乐，日子过得就是快。酒喝足了，钱花光了，今儿个——到了工厂上班的日子啦。

冷占国比往常上班提前二十分钟出了家门，他历来讨厌“以厂为家”、早来晚走和加班加点那一套。只有废物蛋才要这种花架子，顶多可以赚顶先进生产者的帽子。但管理工厂那都是下

— 1 —

策。可以说冷占国是吃铁末子长大的，从懂事那天起，就在三条石的各个小铁工厂里串来串去捡煤核，个子刚长到和大锤把儿一般高，就进厂当了小学徒。工厂里那点玩艺全在他肚里装着，不管哪个部位发生了什么问题，能瞒哄别人，却瞒不了他。他认为每个人只要干足了八小时，工厂就不是现在的样子。八小时工作制顶多使了四个小时的劲，何苦在八小时以外又装腔作势！他一年到头不早来晚走，也不早走晚来，规规矩矩，按制度办事。但一年中有四天是例外，阳历一月二日、五月二日、十月三日、农历大年初五。赶上这四个日子，每天都提前二十分钟上班。为什么？他一不害怕节日，二不反对放假，但目前有些人这种干着玩、玩着干的脾气可叫他受不了。节前五天就松了劲，你把嗓子喊破也吆喝不起来了；节后五天还缓不上劲来，你把眼珠子瞪圆也没人理你的茬儿了！里外里加在一块儿，元旦放一天假，等于放十一天；春节放四天假就等于放了半个月，这受得了吗！他也愿意一年到头光放假，可往哪儿拿钱去？所以每逢放假后的头一天上班，他都提前二十分钟往总调度室一坐。他手下的调度员们也都知道主任的脾气，这一天全部提前上班，每人抓住一部电话机。八点钟——上班的铃声刚响，每个调度员同时都拨通了各个车间办公室的电话。要是是哪个车间的主任没有上班来，或者哪个车间的机器没有转，还没有开工生产，这个车间的头头就算倒霉了！

总调度室主任——这职务比厂长小半级，比车间领导高半级。关键还不在于冷占国比车间的头头们高出这半级，关键是冷占国这个人。他一进工厂的门，除去生产，别的全不认识，六亲不认，男女不分，老中青不辨，似乎连七情六欲也没有，老是板着一副冷冰的铁面孔，一说话就把人往墙角上逼，谁受得了！

今天是“破五儿”，他还没有进厂门，火气似乎已经顶到脑门了。往年的春节都赶在二月份，今年却赶在一月份。一个月赶上两节日，掐头去尾，一个月连半个月的活也干不了，这个月的生产计划怎么保？年前，厂长硬掐着他的脖子，逼他子吃卯粮，东挪西凑，虚虚实实提前报产，多报产值，把应该在第一季度里分三个月下发的奖金，全部提出来，春节前一次发给了职工。凡是机械厂的人，摸摸头就有一份。说是一年到头了，大家辛辛苦苦干了十二个月，痛痛快快过个肥年吧！他虽然有坚强的个性，但胳膊再粗也拧不过大腿，只好咬着牙干。他心里虽说不痛快，可自己也分了一份，并且也没有旗帜鲜明地把自己那一份退回去，真是打断了胳膊往袄袖里藏！年是过了，够痛快，也够肥，今后怎么办？谁来坐这根大蜡？还是他——冷占国！

马路上还很清静，车辆和行人都不算多。往常这个钟点，车水马龙，已经挤成一个蛋了。今天是怎么啦？有人还想再歇一天？年还没有过够？边道上尽是白花花的炮仗纸，看见这些象铺了一层地毡似的炮仗纸，就使人还可以闻出一种喜气洋洋的过年的味道。今年放鞭炮的人特别多，大年三十的晚上从十二点一直响到初一上午九点。解放天津那一年真枪真炮也没有这样响！他就奇怪，人们哪来的这么多钱呢？瞞别人还能瞞得了他吗！工厂里的钱越来越紧，生产不是看涨，而是看落，大伙口袋里为什么还都那么肥呢？莫非也是来路不正？其实就是那么点钱，不过市场活跃，周转加快，从你的口袋装进我的口袋，又从我的口袋转到他的口袋，钱不值钱，人人都能摸得上，热热闹闹，大家高兴。但是冷占国决不花那种冤枉钱，过年他连一个炮仗也没买。一是他没有小孩，冷冷清清，挺大的一个人举着一挂鞭自己点火自己放，有什么意思！二是老婆有病，他没有那份兴致。

“哎呀！”他急忙扭车把，差点和前面一辆拐弯的自行车撞上。工厂快到了，今儿个头一天上班不顺气，骑在自行车上老走神儿。他提一提精神抬起了头，以前很吃香，现在最不景气的重机厂，在城市里鹤立鸡群，象一片小山头似的横在面前：办公大楼、设计大楼、试验大楼，两万平方米的总装车间、象前门楼子一样突出的煤气站、有双层天车的热处理车间，高高低低，参差不齐，方圆三十里，是个用钢铁堆起来的城堡。不，是用钱堆起来的！而且有许多钱扔在地底下，这些埋在地下的各种基础是再也收不起来了。光说调整，调整不好就下马，能这么轻巧吗？工业的脊梁骨弯了，光靠农民做小买卖赚的那点钱顶个屁用！这么大一个机器厂，还没有真正为国效过几年力哪，一讲调整就丢掉不要了？上上下下一推六二五全不管了？过去，一提重机厂人们都另眼看待，姑娘小伙子们找对象都比别的单位容易，看看这一大片厂房就叫人眼馋。想不到现在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，还不如做皮鞋卖百货赚的钱多！

冷占国越想越气，猛地又低下了头。

二

重型机械厂的大门敞开着，时间还早，上班的人稀稀拉拉，职工们年后第一次碰面，抱拳拱手，相互问候，倒也热闹。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抱着大竹扫帚从厂内中央大道一直扫过来，扫净了门里，又扫门外。冷占国从早晨出了家门，这是碰到的第一件叫他高兴的事，好兆头，开市大吉，刘瘸子这一回算办了件人事。他一年到头在传达室里坐着还嫌累，轻易不开大门，职工上下班全走旁边的小门，汽车走后门。冷占国老为这件事骂街：“就

朝这一条，机械厂也搞不好，不走大门，净走旁门歪道！”今几个刚过完年，刘瘸子长了一岁，也长了点出息，又扫马路，又开正门，这个年不白过，今年的生产说不定还沾他点光。

他翻身下了自行车，破例想和刘瘸子打声招呼，认真一打量，嘿！扫大门口的不是刘瘸子。一个矮墩墩的矮胖子，一张毫无特色的脸，原来是他的副手、总调度室副主任——老实木纳的胡万通。冷占国心里刚冒出来的那点高兴劲又飞了，一个总调度室的副主任，不干点正事却来扫大门口，不光是失身份，而且是失职。仿佛胡万通不仅丢了自己的脸，也丢了他冷占国的脸。论职务冷占国压胡万通一头，若是排辈儿，胡万通却是冷占国的师兄，他比冷占国早学半年徒。只因掌柜的看他脑瓜儿不伶俐，手脚更笨得出奇，天生不是个打铁的材料，就叫他拉风箱烧火，让冷占国学拿钳子打铁。也正是从冷占国拜师兄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指挥和领导胡万通。胡万通对这种被领导的地位一点也不在意，他和冷占国正相反，几十年如一日的早来晚走、以厂为家。你早来也不要紧，可别扫马路呀，到车间转转不还可以掌握点生产情况嘛！

胡万通却决不认为扫马路就是丢人，他是故意选了这个春节后第一天上班的早晨来扫大门口，可以向全厂每一个职工都拜一拜年。所谓拜年，还不就是问声好、打个招呼，你主动给别人拜年也比人家矮不了一截，可对方心里会很舒坦。现在当个干部不能拿架子，板着面孔打官腔吃不开了，要想办成点事就得靠人缘儿，靠面子。

“王科长，过年好！初二我到你家去了，你不在……”

“老几位，过年没得空给你们去拜年，今几个给几位拜个晚年！”

胡万通象所有自知能耐不大的人一样，说话随便，待人亲热而坦率。他似乎永远都是这副快活诚实的样子，不分干部和工人，向每一个来上班的人都拜上一个年。

“老师傅，头一天上班就来得这么早，我在这儿等着给你拜年呐！”

“哎呀，这不是胡主任嘛，您过年好！干部在大年初五扫马路，这可是多少年没有的新鲜事啦！”

不少工人为胡万通扫街而感动，他不仅没有失身份，在群众中反倒长了身价。新年新岁，喜气洋洋，大家都高兴，更容易联络感情，增加对他的好感。何况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是你如何让人们相信你的确做了不少工作。至于成效多少是不大被人注意的，谁能无止境地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，谁就是当今的天才！

精工车间的副主任施明带着本车间的一群小青年，骑着飞车冲过来。

“小施，你们过年好！”他见了现在的青年人就象见了女人一样，宽厚阔大的嘴唇咧开了，那样子就好像随时都禁不住要笑似的。

“哟，胡头儿，初三我到你家给你拜年，你躲了，把好酒也都藏起来，这可不对呀！”

“胡头儿，你大年初五扫马路，真是活雷锋！”

青年人跳下自行车，亲热地围住了胡万通。

“胡头儿，听说你要升副厂长了……你别装傻，年前厂长到我们车间征求意见了。”

“叫胡头儿请客！”

一个青年工人搂住了胡万通的肩膀头，伸手到他口袋里去

掏烟。

“别抢，别抢，我给你们拿。”

哪容他往外拿，青年人早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把一盒还没有开封的恒大牌香烟掏走了，这样的香烟过春节每户才供应十盒。青年人把烟一分，有人三根，有人五根，最后还剩下两个人没有分到烟。这两人当然不能吃这个亏，继续找胡万通要烟。施明知道他的秘密，大声叫着：“他褂子口袋的烟是次货，专门准备给外人抽的，他裤口袋里还有好烟，那才是留给自己抽的，要不怎么外号叫‘烟神’！”

胡万通嘿儿嘿儿笑了：“过年卖给的好烟我一根也没捞着抽，这是最后一盒了。不信你们看……”他从裤口袋里掏出自己抽的烟——塑料袋里装着大烟叶和一迭白纸条。

抢烟的几个坏小子见到这副情景心里一动：这个老实人，把好烟整盒整盒地送人，自己过年抽烟叶。他大概除去老婆不送人，别的什么都可以给人。话又说回来，吃亏人长在，他也正是靠这些东西才买了个傻人缘儿。不过，坏小子的心里仅仅是有那么一点点感动，绝不会再把香烟还给胡万通。他们的哲学是：见了老实人不欺负也是傻瓜。他们叼上恒大烟，骑自行车，一哄而散。这还不算完，回头又饶了两句：

“胡头儿，当干部的要都象你有多好！”

“胡头儿，选厂长我一定投你一票！”

胡万通憨厚地摇摇脑袋，继续扫地，仍然不忘同每个进厂的人打招呼。

站在一旁的冷占国可给气坏了，连他的脸都感到替胡万通臊得慌。人家把他当傻小子耍，寻开心找便宜，他就愣觉不出来，还乐呵呵感到怪不错哪！当然，胡万通这样干还使冷占国的心

里有那么一种不舒服，上班来的职工几乎都和胡万通打招呼，有说有笑，却很少有人答理他，甚至人们根本看不见他，上班来的人全把注意力集中到胡万通的身上。胡万通本事不大，反倒能跟周围的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。尽管大家都瞧不起他，可又都喜欢他，把他当成天生的挚友。冷占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嫉妒没有本事的胡万通。

他走过胡万通的身边时，低声然而威严地说：“万通，别扫了，赶快回办公室。”

“呵，占国，你来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完！”胡万通三下五除二把大门口外面的小马路扫完，将扫把丢在传达室，紧跑几步跟上了冷占国，用充满焦虑的口气说：“占国，这两天弟妹（北方话：兄弟媳妇的昵称）怎么样？初二我去的时候见她的气色可不大好。过年劳累，睡觉又少，再加上小孩们爱在窗户根底下放鞭炮，一惊一乍，你可多留神，千万别让她犯病……”

冷占国阴沉着脸没有吭声，他最不愿意别人提他老婆的病，尤其是在工厂里。当然，胡万通例外，他们是多年的师兄弟，两家的事情谁也不瞒谁。虽然现在他心里还闷着胡万通的气，不愿答理他，可是讲私人交情，讲为人处世，他还是觉得胡万通这个人安全可靠。胡万通确实是这样一种人，别人一见面就可以信任他，都愿意把隐私告诉他，有火气可以朝他身上撒，有牢骚也可以冲着他发，一切苦恼、隐痛、忧虑都可以向他倒出来。他可以心甘情愿地代人受过，自己有天大的委屈也可以忍气吞声，而且毫不吝啬对别人的同情和安慰，使对方在精神上得到解脱。更重要的是他不出卖朋友，不传老婆舌头，他不说任何人的坏话。他的立场永远是缓和矛盾、平息争端，决不站在一方指责另一方，也不挑唆别人相互怨恨。他越是这样，就越是掌握了许多别人